

紙仙陳柏熹 摺出傢具產業

抽象思維變立體作品

摺紙，相信無人不曉，簡單如紙飛機、紙船，甚至兒時玩意「東南西北」也是由一張紙製作而成，紙飛機鬥飛得遠、飛得高；把紙船放到水面上，用手指輕輕一推，紙船劃破了平靜的水面，小孩因成功摺成紙船而嘻嘻哈哈的歡笑，但當我們逐漸長大，卻慢慢的忘記了摺紙的樂趣。但在香港，仍然有人為摺紙而努力，甚至為此成立摺紙協會，以着重培育摺紙設計人才，更將摺紙與傢具設計融合一起，發揮實用價值。他是陳柏熹，一名年輕的摺紙愛好者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陳柏熹 (Kade) 有「紙仙」之稱，其摺紙技術出神入化，他在國際摺紙比賽上屢獲殊榮，摺紙是其興趣兼事業，Kade的摺紙之路可在其12歲說起，當時他無意中在網上找到摺紙教學，「是一名日本摺紙藝術家在教學中分享如何摺成一條噴火飛龍，我覺得很神奇，為何可以用一張紙，在沒有剪、沒有使用黏貼用品下製作出一條龍呢？這條龍更有手指和腳趾，十分精緻。」Kade在起初也覺得沒可能成功摺成，但在好奇心驅使下，Kade亦嘗試跟著教學摺，誰不知竟然成功，而《噴火飛龍》亦成為Kade第一個摺紙成品，其更是高難度的摺紙作品，「很多人一開始摺紙的時候都是由低難度作品開始摺，例如：船、紙鶴等，但我就覺得可以挑戰下自己，摺一些比較複雜的作品，所以我就選擇摺龍，幸運地在數次的失敗下成功了，這也令我對摺紙產生了興趣。」

日本交流摺紙技術

因為《噴火飛龍》的成功，燃點了Kade對摺紙的熱誠，「其後我便把作品的相片放在網絡上和別人分享，很多人看到我的作品後都表示很喜歡，於是我不停地去摺其他作品了。」Kade於2005年成立了香港摺紙協會，協會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把摺紙和工業設計融合，「不單止摺一些普通的作品，還會和不同界別合作，例如時裝業、工業科技等不同的行業。」Kade也曾和科技公司合作設計電話座，「摺電話座的紙會有不同的紋紋，只要摺幾下就會

成為電話座，電話座也是經過計算，能承受很大的重力，設計也十分成功，最後順利推出市面。」

在中學時期，男生們閒時的興趣不外乎打籃球、踢足球甚至打遊戲機等活動，Kade卻對摺紙情有獨鍾，「我比較喜歡有實物的東西，而當時同我年紀相若的都喜歡打機，但我就覺得這些有點無聊，因為我覺得就算我打機有多厲害也好，它也只是在虛擬世界裡，但摺紙的話，就可以把我自己抽象的思維變作一個立體的作品呈現在大家的眼前，這樣對於我來說也比較有吸引力和挑戰性。」Kade主要在網上學習摺紙技巧，他更不時到日本和各地的摺紙達人交流，「畢竟在香港做摺紙的人都比較少，要學習到這一方面的知識的機會不多，但日本是把摺紙視為國技，每年也會舉行一個很大的展覽，我也會親身去日本欣賞他們的作品，學習他們的知識，和高手們交流。」

摺紙與數學掛鈎

要把摺紙這門興趣變成事業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看好，認為行業沒前途，更遑論成終身事業，但Kade卻十分支持摺紙成為終身的事業，「因為所有傢俬都可以透過摺紙摺出來，用摺的方法製作傢俬更易於控制其大小，甚至改變其形狀，我覺得生活中每一樣東西也可與摺紙有關係，衣服、手袋甚至醫療科技也可以，例如血管造形手術（通波仔）中的心臟導管工具也是參考了摺紙的結構和手法而製造

的，甚至在國際太空站中所用的太陽能板，也有參考了摺紙的元素，所以摺紙可涉獵的範圍有很多，和各行各業也有關係，我覺得可以成為終身的事業，也十分看好摺紙在香港的發展前景。」

要投入摺紙這個行業，要有專注力這人人皆知，但原來摺紙還考驗個人的數學底子，「因為摺紙的過程中會有很多需要運用數學計算的地方，例如在未正式摺紙前要計算到如何運用整張紙，盡量把作品的每一個部分有平均的重量，所以便要運用數學精密的計算如何運用紙張了。」Kade多年來的摺紙作品不計其數，但他坦言，在香港很少人會願意花金錢去購買摺紙作品，「無論作品有多漂亮，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它只是一張紙，對他們而言紙的價值也不高，所以他們很少會願意花金錢去購買作品。」反之，在外國市場，摺紙卻有很大的市場價值，「例如美國、歐洲等地區的藝術家會與廠家合作，用皮摺銀包後再裁出所需的部分，減少生產的過程中的浪費，但香港仍未有成熟的市場令摺紙和工業設計融合。」

摺疊傢具發展潛力大

Kade早前參與「設計列陣」展覽並與3D打印公司合作，將3D打印技術與摺紙技藝結合，Kade先以紙摺成座枱摺紙燈，類似貨辦再透過3D掃描並打印成燈座，工廠便可以按圖生產。Kade表示，其靈感來自香港的蝸居生

活，希望把摺紙和傢具融合，「因為香港大部分也是蝸居，所以在摺疊傢具的發展上是有很大潛力的，例如可以把一張紙摺的椅子用另外的摺法變成一張桌子，甚至變成平面，更易於收納。」在製作紙燈座的過程中，Kade發現紙既不防水又不防火，也難於清潔，因此便把製作燈座所用的紙轉換成其他物料，與3D打印公司製作成防水、防火的燈座，「今次和3D打印公司重新研究製作燈座的物料，使用防水、防火的物料去製作，令使用上更安全，而新物料也具有可延伸性，成品更與紙的感覺相近。」

燈座由製作至完成需時數個星期，對Kade而言是次與3D打印公司合作也是新的工作發展方向，「摺紙與工業設計之間要互相配合和發展，『落地』就變得相當重要，因為由我去摺紙很簡單，但在工業上要把摺紙的作品生產成一件產品其實是很困難的事，因為有很多細節位未必做到，今次與3D打印公司合作，先把我的摺紙成品掃描，後再利用電腦修改成可打印的檔案，再以3D打印技術製作燈座，而3D打印亦可以把作品的細節位都做出來，更貼近摺紙作品。」



■《X-Men》



■LED摺紙燈



■《魔鬼眼鏡蛇》



■紙錦鯉配合幻彩燈光，十分奪目。



■Kade的第一個摺紙作品《噴火飛龍》。



■Kade把摺紙融合時裝，曾替藝人黃浩然設計服裝。

以刀為筆紙上萬象浮——探訪中國紙上刀繪藝術

一枚小刀片，一張銅版紙。這是全部作畫工具。

今年51歲的瀋陽人王靜，已從事紙上刀繪藝術24年，創作了大大小小幾百幅畫。

紙上刀繪是一種獨特的繪畫藝術創作形式。用一枚小刀片，借鑒中國工筆畫的技法，在銅版紙上去表色、留刀痕，形成一幅幅形象逼真的圖畫。乳白色的小雛鴨、淺粉色的小倉鼠、橙紅色的大柿子、晶藍色的小鴨卵石……精雕細琢中，因下刀力度、角度、筆觸、方向、順序不同，紙面上的顏色、線條、觸感也不一樣，不同的點、線、面構成形態各異、生動逼真的圖像和畫卷。

「紙上刀繪的誕生，源於一個小意外。」1995年，王靜在遼寧省遼中縣團委工作，為「五四青年節」設計活動請柬時，裁紙刀不小心劃到紅色銅版紙，出現一道白色的線條。

「當時我很驚喜，既然能劃出線條，能不能形成圖畫呢？我就在一張A4大小的紅色銅版紙上，用裁紙刀創作了一對開屏小孔雀。」王靜說。

一刀誤，妙韻出。從此，王靜就開始了創作生涯。

「做紙上刀繪需要懸腕下刀，有劃、抵、

點、蹭、刮等幾種刀法，但基本用力都比較輕柔。」用一枚刀片，王靜的作品可以呈現出版畫、漆畫、刺繡、工筆畫、寫意山水等多種繪畫形式，以一枚刀片展現遠近虛實、濃淡曲直等不同形態。



從「千山鳥飛絕」的孤寂山脈，到霧靄繚繞的「日照香爐生紫煙」，到嗷嗷待哺的新生雛鳥，到晶瑩冰凌的初春小河，再到「一鼠一果一葉」的靜物畫……纖毫畢現的靈動走獸、紋理剔透的花鳥樹木、挺拔突兀的險峰峻嶺、亦仙亦幻的霧海祥雲，都被王靜以細膩傳神的筆觸，呈現在一張張紙上，展現

■王靜的紙上刀繪作品。

着「愈剛愈柔」的理念。

做刀繪是一門「慢功夫」。

王靜表示，如果自己每天連續不斷地作



畫八小時，創作一幅畫少則半個月，多則大半年。「紙上刀繪最擅長展現大千世界中的小巧事物，例如一隻小鴨子的每一根絨毛、花瓣樹葉上的每一絲脈絡，都可以用刀尖表現出來。但就因為太細膩，經常是半天都畫不出來半個花瓣，非常考驗耐心。」

王靜告訴記者，紙上刀繪還難在避錯。因無法打底稿，不能先勾輪廓再填充上色，她需執刀直接入畫。「因銅版紙有厚度、光澤度好，一旦留痕就一刀永存，既不能用其他顏色覆蓋，也不能改變線條走向，只能一刀精準、一次成型，不能有任何的敗筆和差錯。」

春華秋實，夏蟬冬雪。在王靜看來，畫作傳神離不開細膩的觀察。「比如畫鳥，幼鳥的羽毛是針狀無序的蓬鬆狀態，成鳥的羽毛有排列順序和方向；大公雞爪子深色堅硬，小雞仔爪子柔軟嫩紅。再比如畫雪，冰凍的雪、融化的雪、剛飄落的雪，鬆散程度都不一樣，我就要注意落筆間的疏

密程度，展現不同的畫色肌理。」

「生活是最好的美術老師。我從小在一個偏遠的原生態小村子長大，經常上樹掏鳥窩、下河摸魚撈蝦，一到夏天小雞、小鴨、小鵝滿院子跑，這些與大自然共生的歲月，是我取之不盡的創作源泉。」王靜說。

常年的靜坐捏刀繪畫，讓王靜的腰和胯部受損傷痛，作畫用眼過度，40歲出頭的她就戴上了老花鏡，手也患上了腱鞘炎和灰指甲。為了避免在銅版紙上留下油漬印記，她常年不敢擦護手霜，手指上都是乾裂的紋理。

在王靜看來，這一切都值得，「做自己喜歡的事，怎樣辛苦和付出都不會委屈」。

24年來，紙上刀繪藝術在王靜的努力下不斷成長，如今，瀋陽被中國文聯等部門確定為中國紙上刀繪文化的起源地。作為紙上刀繪的首創者，王靜還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專業論文，探討紙上刀繪的繪畫刀法技巧，完善其理論厚度。

「我希望能無償推廣這門技法，讓所有想學紙上刀繪的人都可以學得起、學得會，讓更多人了解其魅力和價值，爭取讓這門藝術走向世界。」談到明天，王靜充滿期待。

文、圖：新華社